

“个人四件套，企业对公账户，长期稳定供应。”元旦后的第三天，银行卡贩子张辽（化名）开工了。1月4日下午，他在一个博彩行业的微信群里打出了这则广告。

一位熟悉黑产的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张辽提及的“银行卡四件套”，即他人的银行卡、对应绑定的手机卡、身份证和U盾。银行卡四件套的主要买家为赌博网站的运营方和电信诈骗团伙。“这些银行卡四件套往往被他们（赌博网站运营方和电信诈骗团伙）用来制作收款接口和洗钱。”

记者调查发现，银行卡四件套的贩卖黑产链条已十分“成熟”，多呈团队化运作。闲鱼、QQ、微信甚至抖音，多个平台中均暗藏银行卡贩卖信息。在暗网中，记者更看到了密集罗列的广告。有银行贩子透露，可能卖至数千元的银行卡套装成本只有500元。此外，处于运输环节的部分快递公司也存在内部监管漏洞。去年8月底，记者曾收到一位银行卡卖家快递过来的银行卡四件套。

近年来，公安系统持续整治辖区内黑灰产犯罪。据新京报记者统计，2019年，有包括公安部及湖南、深圳、厦门等多省市在内的警方通报过贩卖银行卡和企业对公账户相关案件破获情况，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总计超过600人，缴获银行卡超万张。

多平台藏银行卡买卖：一套800至上千元

张辽并非唯一一个银行卡卖家。关于银行卡出售的广告，在张辽所在的这个499人的微信群中，每天都会弹出很多条。

据群内另一名银行卡贩子凯里（微信昵称）发布的消息，他手中有大量“四大行”的银行卡出售。为了招揽顾客，凯里标注：“支持货到付款。”

除银行卡外，凯里还涉及多项“业务”。在广告文末，凯里写道：“精准BC、QP，支持小额测试。”一位熟悉黑产的人士透露，黑产人员往往会用首字母来替代博彩、棋牌等关键词，躲避监管。“例如银行卡会被用‘YHK’来代替，普通人根本不知道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也能起到一个筛选顾客的作用。”

一位熟悉黑产的人士介绍，银行卡四件套的主要买家为赌博网站的运营方和电信诈骗团伙。“这些银行卡四件套往往被他们用来制作收款接口和洗钱。”

王娜（化名）曾经陷入网络赌博之中，面对满屏的催债短信时，其中一个细节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它（赌博网站）的收款账户经常变更，且均为私人账户。”她所不知道的是，赌博网站就是通过购买银行卡四件套用来制作收款接口和洗钱。她只知道，自己因为赌博欠下高额网贷，打算卖掉一套房。

不止微信，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QQ、闲鱼等平台，均存在银行卡贩子为招揽顾客发布的广告信息。

“开个卡就能赚500元，何乐而不为？”北京某高校的程磊（化名）曾想过做这门生意，不过因课程紧张作罢。对于程磊这样的年轻人，五百元钱具有一定的诱惑力。

“缺钱，想不受苦受累轻松拿个零花钱的请注意，银行卡兼职上午开卡，晚上7点结账，日赚600以上。有想去的，联系本人。”在拥有400多位群成员的河北某高校学员总群中，一位名为“翩翩公子”的用户发布的信息这样显示。不过，记者尝试添加其QQ号未获通过。

有银行卡贩子称与快递员有“合作关系”

被引诱去开银行卡的这些人或许并不清楚，他们交到卡贩子手上的银行卡，在黑市另一端的价格动辄上千。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在四川省巴州区公安分局破获的一起妨害信用卡管理案中，犯罪嫌疑人承认，以自己和其他人名义申请办理银行卡、购买手机号并绑定某信、某宝，开通银行U盾，以每套4500 - 6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全国12个省市100余人甚至境外用于非法交易，共从中获利500余万元。

另据公安部去年7月披露的特大贩卖银行卡和企业对公账户案中，银行卡“四件套”包括身份证件、银行卡、手机卡、U盾，一般每套500至1000元，经层层转卖加价，最高可以卖到每套3000元。企业对公账户相关材料包括对公银行卡、U盾、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公司营业执照、对公账户银行申请表、公司公章、法人印章、公司章程等，每套8000至15000元。

“企业对公账户所需的这八件材料，又被称为‘银行卡八件套’。”上述熟悉黑产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

暴利背后，相比其他可以在线交易的黑产，银行卡贩卖产业有一个重要环节颇令张迪头疼——如何将这些银行卡安全邮寄到客户手中。“有时候查到就会被扣住，风声紧的话还不敢发货。”张迪说。至于如何知道风声紧，张迪坦言：“都是通过快递。”

快递“内鬼”并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据媒体此前报道，在深圳一起银行卡贩卖案件中，犯罪团伙通过微信、QQ等互联网聊天工具，借助物流快递渠道长期从事非法银行卡“四件套”的贩卖交易，购卡人是分布在全国13个电信网络诈骗重点

地区及东南亚、欧洲等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

犯罪链条涉及“卡贩”“卡总”、快递“内鬼”、制假证、诈骗等多个环节，已成为一条完整的非法买卖银行卡、个人信息的黑灰产业链条。在各个环环相扣的黑产业链条之中，“快递内鬼”团伙负责寄递银行卡“四件套”。报道称，该团伙利用快递行业内部监管漏洞，将“卡总”交寄的“四件套”寄往全国各地，并代收货款。

与之类似，张迪透露，他和快递公司业务员同样存在“合作关系”。“寄一套一般会给快递员30元，有什么风声他（快递员）也会告诉我。”张迪说。

至于交易账款的交接，张迪十分谨慎，“有一个小号专门转账，我们都很小心，怕被查。”除此之外，他不愿过多透露其他信息。

据张迪介绍，因不少赌博网站运营方均在境外，他特意为此开辟了出境的渠道。记者卧底上文提及的博彩行业交流群发现，称可以提供出境邮递服务的信息同样并不少见。